

牧
庵
集
附
錄
一





牧 庵 集

附 錄

(一)

姚 燧 撰

原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明古文。纔牧庵姚公一人而已。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竄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勁將率市人戰。彼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絕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衍。視彼選兵而陣。擇地而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走年二十四。見公于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于醢醢後。岸然瞑坐。詞致砰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剛古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駛而蛟龍擎。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煜。一時名勝。靡不鰓鰓焉自閼。所有伏避其路。而將相鼎族。輦金篋幣。託銘先世勳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饌餞宴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君神仙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蔑若。市或酬金物門。最其凡論之。公蓋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宏逸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顧有前人所未備者。然則公之奇。該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沒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于家。凡如千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庵其自號。

牧庵集

原序

云濟南張養浩撰。

牧庵集序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秉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所謂百年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固四人。兩晉魏隋之間。則無聞矣。唐三百年。惟韓愈柳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歐陽修蘇軾二人。當是時。非無作者。雜出其間。與三四君子相與度長而挈大。並駕而齊驅焉。然皆掇拾剽竊。不能成一家之言。負當代宗工之任。此山川之氣。天地之運。誠有時而或息。卽我朝國初。最號多賢。而文章衆稱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公營州柳城人。營州之族。好馳馬試劍。遊畋爲樂。公獨嗜學。績文早負奇氣。非所謂乘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者乎。至大戊申。公爲翰林承旨。予忝末屬。始拜公于翰林。是年終。詔修成宗皇帝實錄。日侍公筆硯間。遂得手鈔公文數十篇。玩誦日夜不置。其後實錄成進。方將求公全帙。編次而公謁告南來矣。曩得甯國所刊本讀之。旣非全帙。譌舛尤多。每爲悵然也。至順壬申。公之門人翰林待制劉公時中。始以公之全集。自中書移命江浙。以郡縣瞻學餘錢。命工鋟木。大惠後學。予時承乏提舉江浙儒學。因獲董領其事。私竊欣幸。乃與錢塘學者葉景修重加校讎。分門別類。得古賦三篇。詩二百二十二篇。序三十八篇。記五十三篇。碑銘墓誌一百四十篇。制誥五十八篇。傳二篇。贊十五篇。說十一篇。祝冊十篇。雜著十三篇。樂府百二十四篇。總六百八十九篇。案牧庵集今無全本。卽此序及年譜猶可見其各體文之原數。凡五十卷。竊惟公之文雄深雅贍。世罕有知焉。譬之太羹元酒。食而無味。然足以饗天。嗚呼。草元者之有望于後世之子

牧庵集序

雲也宜哉。至順昭陽作噩之歲。季春之閏。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鄱陽吳善序。

牧庵集

提要

臣等謹案牧庵集三十六卷。元姚燧撰。燧字端甫，號牧庵，河南人。姚樞從子也。

案元史稱樞爲柳城人，元無柳城，當是據

誌狀之文著其祖貫耳。

初以薦爲秦王府文學，後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諡曰文忠。事具元史本

傳。燧雖受學於許衡，而文章則過衡遠甚。張養浩作是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如古勁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柳貫作燧諡議，稱其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誦，雄偉光潔，家傳人頌，莫得而掩。雖不免同時推獎之詞，然宋濂撰元史，稱其文閱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國初黃宗義選明文，其序亦云：唐之韓柳，宋之歐曾，金之元好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則皆異代論定，其語如出一轍。燧之文品，亦可概見矣。其集久佚，不傳。明文淵閣書目有牧庵集二十冊，而諸家著錄皆未之及。劉昌輯中州文表，所選燧詩較元文類僅多數首，文則無出文類之外者。昌跋稱牧庵集五十卷，聞松江士人家有刻本，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錄本，多殘缺，視刻本僅十之二。黃宗義序天一閣書目云：嘗聞胡震亨有牧庵集，後求之不得，蓋已久佚。惟永樂大典所收頗夥，校以劉致年譜中所載文目，雖少十之二三，而較之文類所選，則多十之五六矣。詩詞更多出諸家。

選本之外。謹排比編次。釐爲三十六卷。以存其概。劉致年譜一卷。亦附於後。集中諸體皆工。而碑誌諸篇。敘述詳贍。尤多足補元史之闕。又不僅以詞采重焉。

牧庵集目錄

卷一

祝冊三首

詔制二十八首

卷二

詔制二十六首

卷三

序十四首

卷四

序十一首

卷五

記四首

卷六

記八首

牧庵集 目錄

卷七

記五首

卷八

記七首

卷九

記十首

卷十

廟碑四首

卷十一

廟碑三首

卷十二

廟碑四首

卷十三

神道碑三首

卷十四

神道碑三首

卷十五

神道碑二首

卷十六

神道碑四首

卷十七

神道碑五首

卷十八

神道碑四首

卷十九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一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二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三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五首

卷二十五

墳道碑三首

神道碣四首

卷二十六

先德碑一首

先德碣一首

墓碣四首

卷二十七

阡碣一首

卷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九

墓誌銘七首

卷三十

傳一首

行狀一首

卷三十一

經義一首

名字說三首

題跋六首

銘六首

贊二首

卷三十二

牧庵集 目錄

賦一首

五言古詩三十八首

卷三十三

七言古詩十九首

卷三十四

五言律詩四首

五言排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三十五首

七言絕句四十八首

卷三十五

詩餘二十八首

卷三十六

詩餘十九首

附錄

年譜

牧庵集卷一

元姚燧撰

祝冊

加諡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維至大二年蒼龍己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于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禋將。非獨于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于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實欲然。謹遣太尉尙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諡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敕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論。覆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

憑道阻修。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聾。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繼序。憤久驚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異。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卽行。其視萬里莽閭。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修明法志。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煖寒。推食飫飢。洗洗汙汙。士氣日作。審算伐謀。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虛已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狃屢勝。狂狡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選鋒。伺間出奇。盡襲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耄倪纍纍。降口百萬。致茲救甯。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容容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瓚黃流。薦祿太室。還蹕龍興。徘徊太祖。龍旂九旂。勗金于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于至聖文宣王上。立勞于軍。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旣賑旣恤。虞施未博。民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爲大。掛一漏萬。井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嗣皇帝臣某。臣伏思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

託其遺體。顧踐丕基。惟事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臻。而隆名盛典。辭未見兪。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欽惟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而剛明。居常處變。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義割恩。縱臾其行。迨輒河陽。永懷彌切。親至五臺。禱于佛乘。尙憑陰騭。早遂振旅。殿閣是崇。靈貺用昭。旋聞國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授冊儲皇。曾不再日。埽清宮掖。待臣以來。畀付神器。自非睿斷。安救內訌。往歲鑾輅再輒。五臺淨供大修。以畢夙願。極心爲臣。天靈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喻。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末。咻仁煦慈。百倍爲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上帝。禋于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惟皇太后陛下。慶躋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歷。菲躬是保。慈訓是承。

詔制

行銅錢詔

至大二
年十月

錢幣之法。其來遠矣。三代以降。沿革不常。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而有證。今鈔法一新。期於公私兩利。重惟經久之計。必復鼓鑄之規。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諡太祖爲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睿宗仁孝景襄。

皇帝顯懿莊聖皇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順宗昭聖衍孝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于斯之時。宜降德音。誕告天下。猶恐數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叛王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齊博爾蓋。愆前人。盡數部衆。歸命闕庭。乃庫庫齊謀爲非覬。未忍置理。刑以輕典。與夫崇建大利。上爲列聖報德冥冥。下爲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旣成功。皆我聖母之德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予治。期底隆平。

卽位詔

至大四
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于其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傾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繩。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卽正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戒之勤。三月十八日。于大都大明殿卽皇帝位。凡尙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完澤李道復等從新極治。其可爲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皆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左丞許衡贈官制

天非繼聖學之鑒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興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尙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兼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宏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己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戶外者列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皋。而聲聞於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說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軋擊。青臺治歷。本于筮日月而送迎。繇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旣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于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豔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密章于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仍諡文正。

中書右丞相塔喇台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千。訐謀廟堂。爲相一年。而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具官某。維昔開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爲我親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善調護而長宮師。監纂修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所裕爲。一德可以寬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綰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于司空。觀父子之並

相一門。求聖賢與尙友千古。改爲改作。緇衣何賴乎武桓。拜後拜前。亦烏未慙於周魯。方歌功於清廟。倏委魄於元閭。豈意少者歿而老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漠北。誓爾後均胙乎淇陽。於戲。何但上下牀。盡餘子可束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靈明。歆朕休命。可特贈封諡。爲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索隆噶台贈營國威翼公制

朕聞康王之入端門。其從呂伋。文帝之來代邸。亦拜宋昌。固知非心膂之臣。不以付爪牙之士。某官某。任足以致遠。斷可爲克剛。以世祖見萬里之明。于親臣極一時之選。愛其春秋之方盛。責以夙夜之惟勤。昉試于中。俾執干而衛闕。旋出之外。與受鉞以平淮。召移全軍。往追叛戚。既誓捐軀之許。敢辭奔命之勞。何以報之。所未聞者。杯盂瓌瑳。以陳玉賓。虞秩秩之初筵。鞍勒盤陀。以校金人。避駭駭之上駟。榮生如此。哀死可無。庸建爾於上公。卽家爲國。廣綏子之孝子。與親共尊靈而有知。歆是殊渥。

楊恭懿贈宏農郡文康公制

聲相應而氣相求。允謂風流之二老。生有封而死有贈。式昭恩數於九原。其肩隨許魏國者誰歟。而目爲秦君子則公也。故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楊恭懿。抱經濟學。恥章句儒。守四書爲入道之階。梯持一敬爲立身之根柢。其辨析則江河之莫禦。其操履則山嶽而不移。信蠶有績而蟹有匡。化三輔喪親之自致。無鵠生突而祥生奧。視萬鍾於我亦何加。所師授者。皆成德達才。有朋來者。必忠告善道。非商

山之幣不起而宣室之席始前由道德禮樂刑政蘊之胸故歷象日月星辰指諸掌明朝花謝數之精者
堯夫何處星來君其問諸李邵是皆非常人所企及宜其爲吾道之指歸今也則亡誰其能及於戲天下
之事日銷月鑠惟餘不朽之聲名關西之風山高水長尙爾克開其苗裔英靈不昧異渥其承

劉秉忠贈趙國文正公制

運際風雲不可謂生時之無益名垂宇宙斯克當沒世而不忘將求若人展無與匹開府僕同三司太傅
上柱國趙國文正公某淵深而智山靜其仁方見龍之在田嘗追天之未雨貫百王之一其道于聖學以
開明敷五典之三爲綱肇人紀之修敍身本斯立政條用張頒祿于陝之東西屯田于淮之南北從征六
詔與越三江贊神武不殺之仁治民心好生之德咸嘉謨之入告至大業之佐成是以楓宸之念功俾于
蘭省而總政屬王旅簞壺之迎勞隨王輿文軌之混同而獨身不及見之亦衆心所甚惜者至元之贈進
保爲傳大德之諡以正易真在先朝之恤雖曰已隆自今日而思猶答未盡何功臣之見後復太師之未
加豈朕待爲于爾其告於戲非登朝霞以棲其魄從往聖陟降于帝庭則抱明月而遊乎方訪裔孫徘徊
於神道章追刻密恩重書棺

王思廉之考贈恆山郡正獻公制

陰雨膏之由太山出雲千層寸滄浪清者乃嶠冢導漾之濫觴卽物理已然而求見世德自微而著某官
某之考炳稟姿溫粹洩事敏恭知惟讀其父書示不忘乎家學方兔在野之並逐猶鴻集澤之未安筮仕

其時立勞于國爲令雖囿乎百里。施治可型之四方。收敲朴之威。以求得情乎獄。拒權筭之策。以墮興利之源。得古人用其一緩其二之心。故取民也有制。非後世朝而三暮而四之術。其得民也以仁。逮夫中統之建元。治最十路于宣幕。不享其身者淵。停而雲濤。以昌爾後者天。施而地生。由服勤祖宗之兩朝。俾進秩丞疑於二品。於戲。推子以及其父。不于大郡以疏封。知臣宜莫如君。曷報舊人之共政。

妣贈恆山郡夫人制

婦人之爵。視夫若子之貴賤而爲崇卑。夫貴而子卑官。始大而終成寥寥無聞。夫卑官。子致位將相。故人生榮而死哀之。雖勢之必至。營魄有知。寵數欽若。然猶視媼德娠賢之何如。某官某之妣武氏。其夫雖未至于顯庸。而盡瘁州縣。惟恐利澤不加于民。而聲名日延。可謂媼德。迨其子壯。美知世祖世祖典瑞於中。大官再上食。必以見及。而不後之。隨時燠寒。歲賜之服。而克翼翼小心。未嘗見貶于聖訓者。兩朝四紀。自宥密而進丞疑。而館閣于月旦評者。推傅相爲稱首。謝事而去。晚有宮賓之招。亦以老辭。凡若此者。皆出斷機之教。可謂娠賢。汝武氏兼有之。斯具美矣。

散周氏塔塔爾贈蜀國武定公制

朕惟他臣之家。由其子孫位登將相。故襲命其親。上及三代。皆有國之禮。經崇大臣也。具官某。惟爾家則不然。尙論其世。雖源遠未分。而同出於天潢。矧其考博囉岱呼爾罕。有功太祖立國之初。及爾之身。承是勳勞。由帶憲宗御器械。出乘旄鉞。疆理四川。西起劍閣。而東盡夔門。勁騎一蹂。而宋人去平土城郭。壁山

柵水假息歲月不敢出犯其鋒非獨爲國震耀武威張今混一之本使爾子孫席是以興接武爲將續乃舊服亦爲爾家邁德之祖求他臣家由子孫貴以襲命者語豈同日哉於戲可嘉也已

考贈蔡國武穆公制

知臣宜莫如君君曰有勞而必報推子以及其父父雖未仕而亦封實原始之教忠特飭終而追恤具官之考福寬初由力穡旋致豐贄嘗倒困以周窮率裂券而免負俾鄉鄰傾心而懷惠善頌其家鍾光嶽全氣以生賢元勳于國祿及養以五鼎年幾躋於九齡於戲世皆流澤于目前潢汙隨涸爾獨揚名于身後華袞何加尙其光靈服此茂渥

妣牛氏贈蔡國夫人制

四民之中士無恆產工利器用商遷有無而皆資衣食于農斯古有國官人必于力田由善務本故生子勞而向義多爲鉅臣具官某之妣牛氏由生令子當令季朝砧夕鼎之時獨完其宗來歸吾元以開勳爲顯諸侯而與其夫安享祿養以終循是褒章宜及所自

某官之考贈韓國敬穆公制

惟勤夙夜莫踰贊御之臣何物暑寒敢曰休安其室屬世皇之遠豫召路寢以入居方憑几之道揚俄綴衣之庭出恨不攀龍髯而俱上悼其附鳳翼之不終從事孫曾如臨父母最是三朝之知遇加於百辟之等威何以報之先德用章庶其逝者下泉無憾某官某之考秉氣通正爲才裕優當僉其國之都議司聞

振下民之餓羸者。損布爲端之三百。與米爲斛之一千。百銀桶之副諸。五金品之亞者。初匪干民之譽。如家量貸而公量收。實以推君之仁。示朝信道而工信度。種德若此。生賢則宜。求臣鄰之顯親。至師垣之極爵。於戲。高車駟馬。維不覲于生前。袞冕桓圭。亦足華于身後。光靈不泯。明命用歆。

妣賈氏贈韓國太夫人制

夫封婦命。雖君禮臣之所同。子貴母榮。以古驗今而尤異。欲彰孝之潔白。可後典其焚黃。某官某之妣賈氏。賦質柔嘉。爲心恭懿。出移天北山之李。宜爾室家。求奉祀南澗之蘋。奠其宗牖。匪眞善閨門之主饋。又佐割帑廩以振饑。如聞壺外之嫺。皆曰女中之士。篤生哲嗣。實爲親臣。於戲。由雛引以鳳飛。故得飾終於下土。信蟹匡而蠶績。可以興孝于他門。

妻韋氏封韓國夫人制

惟爾之家。世緒絕遠。自漢儒賢及元成父子。繼爲丞相。傳魯論於灰燼之末。實開道統之源。至唐其族尤盛。女爲后而男尙主。與仙李蟠根相終始。歷數百年。其遺澤餘波。及爾身者。與袞衣赤芾者匹。最爲近象于魁三。而朱幘翟茀以朝。何異去天之尺五。出門輝耀。行路咨嗟。可謂極命婦之榮。而未正小君之號。不其闕歟。爲降恩綸。

中書左丞相阿都台追封順昌郡王制

臣爲委質。勞於同軌之閒。國以念功。恩以櫟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

幽褒用昭異數。具官某。力齊嶽負。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闔外。賈勇譚邊。爲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粵。非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乃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夫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于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苞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塵星駟之捷。如震如怒。衽金革。北方之強。于理于疆。盡江漢南國之紀。羣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囊以泥頭。瘁事非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爲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朝。白雲杳歸于青山。清風空遺于黃閣。倅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袞之升。旣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于神路。過者式焉。示絕等于臣鄰。忠則勸矣。尙膺茂澤。少慰營魂。

妻扎拉爾氏追贈順昌郡夫人制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給。由天未厭宋德。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算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都台。爲推忠翼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扎拉爾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媿德。不及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娠賢。不得食子大夫糾官邪之祿。非賁一元壤。曷慰貞魂。

妻哈達奇氏封順昌郡王太夫人制

漢祖王吳芮於長沙郡。史豈及其家爲晉武君祐妻。以萬歲鄉。夫則未嘗王也。求能兼者。伊何人斯。非爲

臣利用行師有瓴水建高屋之功。則其婦大疏。封爵無女蘿施長松之好。具官某妻。姆于華望。嬪我元勳。貞順範乎閨門。恭儉化其姻里。問安興聖。錫宴大明。導必中貴人以前。坐則外命婦之上。寵莫宜于象服。光何賴乎魚軒。皎日穴同。天豈私從其死矢。高風物表。人則爭仰其生榮。與爾貽謀。服我休命。

張宏範贈齊國忠武公制

由弓冶而爲箕裘。出其家之餘子。用詩書以驅鋒鏑。儒能將者幾人。非資文武之全才。安立功名于昌運。鎮國上將軍。江東建康道宣慰使。都元帥。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公張宏範。純明而敏學。沈毅而善謀。爲二千石。則有譽于魏邦。嗣萬夫長。克有光于蔡國。城濟南夾寨。卒圍齊盜以梟夷。壁漢陰上游。式遏荆蠻之豕突。臨長江而先濟。拔列郡之後降。獨制帥堅守其揚州。盡全師反攻吾木柵。奮前茅以騎擊。居顏行纔十三人。麾下騎以鼓乘。斬首虜倍九千級。震兵威于淮右。授使節於江東。方遣倖趣三宮之入朝。其丞相挾兩王以出國。建僞號以干正朔。萃亡命而蠢甌閩。率趨利之孤軍。活坐屠之一郡。獲俘不誠。就敵是求。遂令衆叛以親離。猶且兄終而弟及。轉偷生于溟海。竟滅迹于崖山。萬里言旋。九重入覲。殷腆之紀緒已絕。吳語之勞苦甚溫。方特爲祈父之爪牙。而遽啓曾參之手足。於戲。雖爾身不及識。而世祖告策則具存。于朕心不能忘。在功臣胙土之未錫。故卽發身之自爰。疏賜履之封。尙其明靈。服此茂渥。

妣贈齊國夫人制

身先齊家。所以立興仁之本。天昌厥後。昭其有教子之方。憫爾劬勞。寵之贈卹。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宏範之母趙氏。肅穆持正，含宏有容，心靜而安，惟修善以積慶。氣稟者秀，能爲國以毓賢，信有開之必先。庸厚報其所自，令譽永傳于千古。湛恩下及于九泉，於戲！後之視此，亦猶今典章具在，逝者如斯，未嘗往，神爽如生。

妻封齊國夫人制

因親教愛，孝可移忠，揚名顯親，報不忘本。彝倫所繫，典則用彰，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宏範之妻某氏。厚積慶源，恪遵禮範，純乎坤道，能靜守于母儀，正乎家人，可敦勸于風化，親見門閭之高大，載加名爵以推崇，佩此光榮，俾之耆艾。於戲！寵章所賁，推吾永錫之仁，慈教是遵，尙勵堅貞之節。

誥呼封營國顯公制

開國居先，亦旣攀龍而附鳳，傳家有託，尤在峙鵠而停鸞。非天不享，而日斯邁，故北京路噓嚕噶齊誥呼，自夫幼學，以及壯行，藹翮翮佳公子之稱，植矯矯大丈夫之操，嗣爲元帥，代其耄親，虎節相承，可謂父當而子播，龍光不爽，式昭臣敬而君仁，纔纔舊服之數年，遽棄慈闈于一旦，噫！雖功不施于遠，而芳其流則多有後而才，方將天門之宿衛，於中何憾，已增泉壤之輝光，加有褒章，以慰貞魄。

妻封營國夫人制

仙李蟠根，天桃華灼，旣及閨其名族，而作配于元戎，內佐堂構其父基，外勉勤勞于王事，棄詩書乎馬上，

髀肉從消。對勳業于鏡中。鬢毛未改。何爲不淑。俾稱未亡。求斯世之賢哉。亦爲女之士者。於戲。適從夫而死。從子。身旣令始而令終。高爲谷而深爲陵。名必傳今以傳古。

烏雅爾贈營國忠勇公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勳。魚猶得水。展我同姓。豈伊異人。具官某。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定。旣降復叛。必煩以行。旣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啓若魯侯之大字。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

妻李氏贈營國夫人制

佐命龍飛。及見九旂之大旆。剖符虎節。可輕十乘之元戎。贈以報其忠勞。禮宜均乎伉儷。具官某之妻。由有淑質。莫不令儀。鬱桃李之穠華。藹茵蘭之芳佩。季女齊而奠牖。吉蠲克謹其禴祠。之子狩而轅弓。險阻備嘗于軍旅。實從于疆而于理。豈專宜室而宜家。於戲。雖魚軒未及于生歸。以新觀美。而象服可由乎死。泯不大疏封。

張柔贈蔡國武康公制

風雲從而龍虎騰。物有感于類。日月出而螢燭息。理無待于他求。具官某。當聖武蹂山東而北歸。旌貞

祐棄河朔而南播俾司留鑰兼乘帥麾知歷數之將窮束干戈而胥附殄孔山堅壁之賈瑀抗眞定反虜之武仙徙治保州斬荆棘以立府寺從戎汴闕棄寶玉而收圖書事睿太憲之三宗封易涑遂以萬戶至世皇移全軍以成亳偃枹鼓不鳴郊壘者十年懲齊虜削諸侯俾城燕平板榦可壯邦畿於千里年雖云其耄矣功誰出其右焉求先朝爵之上公何啻無十一於千百故今朕贈以太傅實加異尋常而再三又增資於九原兼追揚及二代而父而子皆使向大帝之已封我祖我孫可謂于功臣而無負庸躋絕等以慰明靈

妻毛氏贈蔡國夫人制

朕惟祖宗創業之艱必有摧鋒宣力不二心之臣雲從影附克戡多難以成耆定之功是用賁以追錫之榮而配亦刑焉於戲非吾將相勳業之家其孰能得之具官某之妻毛氏淑慎柔嘉涉獵書史在金叔世實與蔡國同其艱危及後爲顯諸侯憤世婦人妒悍爲俗甯殄其夫之後不使媵侍在側者而獨善逮其下藹有惠及小星之譽男女二十餘人教養不異己出故敦勸閨壺者莫不舉是爲師先朝旌異之賜衣一襲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者其不信然死既同穴而追崇者其可異諸乎

牧庵集卷二

詔制

楊爾昌贈壽國安惠公制

人之祖其木之本培植既深曾之孫如榦之柯散分斯茂比切雲霄于千尺豈濡雨露之一朝具官某生際時艱役編氓籍雖迹沈浮于里社而名表襮于鄉閭德邁乃身盡力菑畚其地澤流爾後聯芳侍從之臣矧侍前皇有聞今日苟不上推其所自爰進承疑何以下詔夫將來用光冥漠

妻富察氏贈壽國夫人制

姆名門於遼右醺華望之宏農言必女箴動循婦道篤生弈弈之令子實爲洸洸之武夫觀其臨陳以捐軀于時蹈難可知卜鄰之提耳平昔教忠矧曾孫以宮臣爲儲貳之傳友上推德澤皆發慶源於戲朕之贈右揆而勳護軍疏恩已極爾于穀異室而死同穴受祉不那告第以茲制綸欽若

楊德崇贈壽國康懿公制

羈于人而合于天徵書惟信非其身而任其子從古已然源不浚則流豈長弓必勁而矢方剡取譬若近爲理則同具官某自葉流根去華務實以名聞于裕廟遂驛致爲邸臣不大其施以昌爾後膳祠主客郎官所職之殷繁嘉吉軍賓閣老相資而損益生而有光于門戶死者何憾于泉扃位亞師垣展矣三司之

列寵加公袞。歸然九命之尊。伊爾明靈。尙膺茂渥。

妻陳氏贈壽國夫人制

以育姜敬仲之遺苗。歸有周揚侯之餘裔。合姓皆神明之後。生子宜禮度之閑。進長儀曹。近清光之尤切。動咨閣老。率舊章而不忘。因觀從橐之能然。皆出斷機之所自。秩上公以九命。旣疏大國之封。開壽域于八荒。宜正小君之號。用資告第。貞魄是承。

王守道贈壽國忠惠公制

臣之邁德。固將流慶于後昆。王者念功。必使被澤其先世。肆卽下地。爰進大封。具官王顯之父守道。生值時艱。出膺人傑。屬金源之南播。屹恆鎮而中居。彼猶冀死灰之然。而潛出代交之策。誘同官以所部。曲殲都師。不遺稚孩。佐太尉之孤軍。奮雪讎恥。復連城以千里。盡返故常。鴻集之氓。遂其奠居。梟悍之卒。戢不爲暴。用輕典以刑新國。克遠省以任舊人。損戶薄征。折券恤匱。故飲惠者相率而尸祝。其聞風者或形之詠歌。非獨專乎軍諮。兼亦正夫侯度。帝曰嘉止。璽書爛雲漢之章。民曰異諸。金節等河山之誓。於戲。功豈一書而足。爵宜九命之加。引有子嘗任其股肱。尤可厚飾終之典。雖若汝不復于骨肉。必猶多用物之精。其克欽承。尙永無斁。

妻封壽國夫人制

凡曰有官之君子。克慎其終。亦惟主饋之家人。能勉以正。典旣所天之加恤。義無同穴之見遺。某官某之

妻姆張懿徽婦主貞。令閨門之不出。奠宗牖之必親。齊國賢妃。纔警雞鳴于昧旦。魯侯壽母。未聞燕喜于期頤。合斯異代以觀。有不同年而語。養以辨章之廩祿。何報春暉。服其裕聖之笄衣。足準歲晏。居勤纂組而無逸。動釋几杖而不隨。受祉之那。比隆安有。亦黃髮之良異者。而素心之所慕焉。於戲。開予壽域于八荒。疏封先汝。進夫上公以九命。濟美後人。

耶律祭酒考贈涑水郡莊愼公制

臣克厥艱而始明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眷予問義之人師。實漢僕射之位長。固求還笏。難斷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某官某。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遼室之遺苗。禰祀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孰踰爾家。而又誨嗣續善詩禮之敦。子以見平生。夏執袴之習。自夫共工之謝。晏然同俗之安。爭饋肆乎五漿。振衣岡於千仞。奉先惟孝。雖耆耄于禴祀也親焉。接下以恭。其臧獲之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知止。抑展在家而必聞。惜棄世子九齡。負爲國之三老。於戲。神遊安往。定徘徊乎故鄉。袞寵卽封。用昭章于疑墓。嘉誄以副殊渥罔遺。

王思廉之祖沂贈恆山郡莊惠侯制

商容殷臣。周武過閭而必式。廉頗趙將。漢文制敵而尙思。至公因見夫古人。褒善不嫌于異代。某官某之祖沂。言出無擇。量深有容。當天步未改玉之時。明刑書爲亡金之用。立人由己。飾吏以儒。始知法以佐州。尋假令而爲縣。以不揚威于長吏。斯免濫罰于平民。不惡而嚴。雖文無害。伍符尺籍。事專司六部之同。職

馬高門。報顧在百年之後。有孫四紀。及相兩朝。晚年嘗作客夫青宮。時竟遂明農於綠野。遺榮若此。垂裕尙多。於戲。父爲士而子大夫。爾知守死生于葬祭。考贈公而祖侯服。朕誕敷隆殺之等威。尙其光靈。歆此明命。

祖妣贈恆山郡夫人制

求世德于上古。神明後者。莫先于帝高陽。屈原云然。亦豈顧後之人哉。惟自是屈節雖不可譖。其次傳則汝爲其遺苗。從可知也。然自佩繽紛于繁飾。及夫曰黃昏以爲期。思公子于芷蘭。不言而喻。貽下女以杜若。無忌可知。溯厥芳聞。宜茲象服。於戲。教爾孫導其先路。旣竭其力以事君。恐王母懷乎故都。俾從夫爵而啓宇。降斯寵命。賁彼幽局。

贈焦德裕考制

我國家禮御羣臣。凡有位躋乎將相。恩推上世。必皆宇啓于公侯。匪專勸忠。用以光孝。具官某之考某。生當立武之日。負其先衆之才。旣長千夫。將經百戰。每獲俘而不殺。其久奴而必民。化盜賊而爲善良。振餓羸。使遂生活。方亂離之靡定。而仁惠之兼施。自他人若是之有爲。而平日皆在所可紀。由爲子之束于貧賤。故世德不能以昭明。則爾後之熾昌。亦式穀之教誨。夫旣一門各盡其道。可于九原不顯其光。

焦德裕贈恆國忠肅公制

事睿太憲以及世祖。可謂圖任之舊人。官趙蜀源而盡東甌。亦旣救甯于新國。于勞庸之是迹。何甄錄之

可遺爰啓大封用昭幽壤具官某忠壯而信厚剛毅而純明皆得自天且資以學當王略輅之際適金源逋播之秋覆巢太行遂武仙之首惡引翼開府雪史帥之血仇後從蹕董漕于川中尋持憲省風于隴右行役之遠聲名益延及太師之濟江乏才臣之謀闔自家而起乘傳以從既同輻裂之軌文又翦彙興之莠莠爲勳之夥枚舉豈殫方分省政之參俄有邦光之殄於戲永辭白日佳城鬱三千年不及清風黃閣留一萬古

納喇追封蜀國忠武公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于禮經用厚加乎愍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爲選鋒迅與鷹揚誠爲萬人之敵虜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反郊乏總戎之制闔來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爲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牆卽下令于轅門已折衝于樽俎握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牧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阨危則膺衆所不先分賜予則如土之最下勁騎所暨堅城每摧如斯宣力于兩朝何止出奇于百戰於戲降年弗永爲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墟故壘卽封或魂魄猶思蠶叢之國

伊蘇德勒贈蜀國武襄公制

遣戍以歌采薇命于天子者爲將三世故國非謂喬木名曰世臣者卽戎百年生而他人孰可方之沒則斯朕所甚愍者具官某川涵而岳負玉裕而金相受鉞于成童之年交綏于大敵之陣觀其進退以坐作

得於生長之見聞。勇必冠軍。功則推衆。非有是爲將之體。其何以服人之心。雖崎嶇殘蜀之餘。久纔五稔。顧敕甯平宋之後。艱已百罹。置郡縣于夷蠻。斥邊疆于甘肅。或分使節。或秉政鈞。自陝右而雲南。躡辨章而丞相。勳亦懋矣。年則未焉。何期立極之新。而失圖任之舊。於戲。乃祖乃父。旣不異乎錦里之封。爾子爾孫。亦可同是蜜章爲刻。光靈如在。明命用歆。

張弘略贈蔡國忠毅公制

保塞承勳。孰曰將門之無種。陵川受學。共推師道之有傳。旣不墜其治弓。而復敦以詩禮。方資用世。奄鬱佳城。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弘略。易武以文。克忠由孝。在憲廟已頒其虎瑞。故世皇游致之龍光。曾盜發于東秦。加兵助乎南紀。援徐方之傳檄。夙料如成。當炎夏以交綏。宵奔已墮。歸守衛士。兼長儀司。賜金鉞之卮。被錦粲之服。以中奉秉宣。麾於淮浦。仍前授移使節於洪都。大憝旣殲。餘孽何賴。超參南省之機政。隨開北首而棺懸。雖未陳夫襁衣。猶及贈其褰袞。於戲。乃公旣邦之蔡。無庸改封。其家有廟於燕。可從與享。精爽不昧。明命用歆。

秦國忠翊之弟巴克實巴追封古哩郡恭懿公制

繫朕聞汝。惟昔在軍。謂人集苑而已。集枯羨鳥。烏之暇豫。何寸有長而尺有短。投龜策之下。居道理之安。死生奚計。某剛毅而明敏。貞信而沈幾。逃自叛王。棄其盡室。義定君王之分。石可轉而心靡移。思輕妻子之私。裾雖牽而首不肯。遄其歸以萬里。始克覲于九重。帝曰嘉哉。世所難者。故其賚賜之物。俄然充牣其

庭或爲廷士于中。或將邊兵于外。居無常所。至則有功。月旦之評。士咸高其節。春秋之筆。史無待于他書。不有褒章。何發潛德。於戲。恩如爾家之弈葉。能令名者幾人。封依兄國于拂林。兼位崇以二品。靈而有識。生氣凜然。

楊福贈壽國武莊公制

所貴乎死。丈夫橫尸于戰場。其凜若生。太史納書于幽隧。人臣斯得。天寵何加。具官某。方初入官。于遠行役。第知爭先而賈勇。何有反顧而蓄疑。將工礮之萬夫。壯軍威于千里。志恢王略。恨衣帶不甘南紀之存。魄毅國殤。殉枹鼓以示北方之矯。與馬革包棺以奚異。詎蜜章納壤之未聞。展也興哀。爲之賜諡。爰加美號。思期昭白于廣庭。式慰門靈。制許焚黃于神道。

馬實贈扶風郡莊惠侯制

惟仁者爲能愛人。雖甚急賢才之得。觀遠臣以其所主。始可精淑慝之分。故世皇大公其心。致多士善用此道。具官某。棲身巖穴。屏迹市朝。旣力穡資其讀書。復懸楊慎于取友。用先正魏公之薦。得溫室省樹之觀。問惟對以國言。事見可于天聽。賔衣在笥。進秩題輿。萬里之塗。牽車共期。到遠九仞之山。止簣不願。爲高竟自遂以終身。敢維憎茲多口。傳家有子。應宿爲郎。治膳祠主客之殷繁。酌嘉吉軍賓而損益。諸有疑貳。皆資老成。於戲。克對無差。皆汝教忠之自。或靈有識。欽予追恤之褒。

蒙克特穆爾祖考伊蘇追封秦國康惠公制

朕禮遇臣下將責其報上而効忠故先之惟親而立愛人曰予知不力善烏得夫令名祖以孫尊必既貴乃推以衰典大夫尙書左丞蒙克特穆爾之祖考伊蘇繫我高后于爾先人聞爲世之所賢奏遣倅而將致由渠旣毫辭不能往以汝克肖代之而行非家學有自而來不父譽如是之力春秋方富初供奉乎東朝夙夜惟勤載徒征于西域託椒房之親以爲傳父居畫室之館以鞠帝姬雖一話而一言可三薰而三沐卽其時皆書之冊視他日取用爲模至今天府所藏尙存擇古地官爰加以贈於戲子兆民以敷五典生不及邦教之是司公九命而勳上階沒其與子封而爲亞英靈不爽幽賁其承

祖妣克喀氏呼實尼沙贈秦國夫人制

婦人能動循禮度旣宜室而且宜家王者之加錫號封不從夫則必從子存仁奚間古今所同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止柱國秦國惠康公之妻大夫尙書左丞蒙克特穆爾之祖妣克喀氏呼實尼沙貞靜而幽閒柔明而茂淑德實在己貴不以夫由嬪椒房娶妻必食于河鯉爰從戎輅大人未造而淵龍由託子其王姬是用尊爲傳母盛哉車服之出入蔚爲門戶之光華生子則賢旣開關功成于萬里有孫而相亦崇高位至于三公何爾身不及見之斯朕心所尤惜者於戲高后之明釐日月生及依其末光夫人之行如山河沒可忘其幽賁大秦啓宇貞魄用歆

考崇福使阿寶克岱追封秦國忠翊公制

贈以褒忠凡善無微而不錄名取副實夫言有大而非夸惟遠藩之舊人及承事乎列聖匪封大國安賁

下泉某考。昔在憲宗。未登宸極。初因太子同生于其地。故卽在軍鉤錫。以是名嘉。與帝姬共其傳。母臣求愛遇于當世。人誰過諸女。采撫鞠于內庭。妻亦賜者。逮六飛之巡蜀。乘世傳而超燕。世祖異觀。宗臣不劣。所欲則與之聚。爲歡而必其成。屬叛王阻兵于北荒。致懿親絕使于西海。責從閒途以往。奚翅乎十萬里之遙。章懷重寶而歸。已忽焉四三年之久。最其勞動。無與比倫。報宣其身。願後者天命由出舌。在今其子補豈專乎衰闕。用方賴其錢流。設爾無是之雋功。亦朕不遺其哀典。位崇太傅。何及鍾繇虎賁之共昇。宇啓大秦。足表造父馬迹之不至。英靈不爽。茂渥其承。

李道復曾祖考執贈韓國公制

于傳有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易亦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何天道之應。若質劑而取償。而人事之修。如菑奮而望穫。具官某之曾祖考某。尙論其世。孰踰其家。自後唐僅十五傳。至今代實四百載。秋闈戰藝。嘗從退鷁以俱飛。晚節考槃。遂卷屠龍而弗試。猶不失一鄉之善士。矧其資上黨之素侯。源濬也。則其流長。城高者由夫基厚。宜爾來裔。爲我蓋臣。一乃心之是期。百其身以奚恤。與同休戚。嘗憂杞國之天不大。聲色再抱咸池之日。將以圖報。惟有疏榮。故于三代之相承。皆以上公而爲贈。於戲。汝爲其曾王父。雖不及股肱于廟朝。朕命以子大夫。尙或可肉骨于泉壤。光靈不泯。恩綍用歆。

曾祖妣郭氏贈韓國夫人制

內言不出于梱。雖無事之可書。大孝能顯其親。凡有功而必報。此古聖人勵忠之意。亦士大夫反本之心。

某官某之曾祖母。秉德淵純。移天令淑。正位乎內。利家人在饋之貞。以禮自防。見君子采薇之說。遂衍曾孫之慶。用疏列土之封。精爽有知。欽承惟永。

考贈韓國忠獻公制

九仞爲山。覆簣其址。百川學海。濫觴是源。因於已然而卽觀。莫不積始而至厚。某官某之考某。淵深而智。山靜而仁。當勝衣弱冠之年。奮前驅執殳之役。以從王事。爲馮忠靖周旋者。勤不告勞。能審敵情。效余華明。成敗者。算無遺策。後移漕幕。與府佐所至。事治而言行。在乎他人。自足爲賢。而推爾能。猶未言善。屬裕臯妙擇乎師友。俾子孟入侍于皇孫。凡太后之所如。必耄年而不後。輿疾河內。道卒冀方。其盡瘁以事爲如何。于無德不報之有待。遭成廟遠棄其萬國。與先帝臨御于四年。洪濟于艱。嘉猷是賴。兩扶青天之紅日。一新黃閣之清風。能蹈難而不辭。實教忠之所自。於戲。觀子可知其父。乃古人不同時。而云然。事君能致其身。則今朕與偕行而見者。生負爲明堂之八柱。沒宜享清廟之六瑚。爰啓茅封。式光蓬顆。

母王氏贈韓國夫人制

婦人能循禮度。旣宜室而宜家。王者之加號封。不從夫則從子。死生莫間。今古所同。某官某之母。溫恭而懿徽。柔惠而貞順。觀其儀之不忒。宜爾子之曰賢。會姦宄伺鼎湖之格天。潛圖內難。賴忠良辦虞淵之取日。尋復重光。如斯借筮之籌。皆出斷機之教。延登伊始。追錫維新。爰循從爵之封。庸示歸魚之寵。尙期冥漠少慰靈明。

妻贈韓國夫人制

國家以名器之公。盍深求于崇報。夫婦乃人倫之本。宜並著于顯榮。爰考典章。用敷寵數。某官某之妻。賦柔嘉之性。凝婉靜之姿。姆于名門。素守女箴之訓。婦此良士。峻居儲傅之嚴。所斯夙夜之相成。不謂死生之有間。慨駒陰之不待。失同依日月之光。緬象服之是宜。尙足表河山之行。進封大國。正號小君。庶其營魂。歆此嘉命。

妻封韓國夫人制

王政重于報功。國風本于正始。齊家有道。內助臣忠。賞爵惟公。尙從夫貴。以厚人倫之別。以彰婦德之嚴。某官某之妻。懿敏柔明。雍和專靜。遴選蚤由于名閥。篤恭密侍于慈闈。嘉若令姿。歸于重輔。行學素足乎己。富貴尤虛其心。義調琴瑟之和。禮飾笄珈之盛。俾爾壽。俾爾昌。熾豈惟偕老之榮。在其身。在其子孫。孰愈兼全之美。克膺寵渥。茂介禎祥。

牧庵集卷三

序

讀史管見序

宋社旣墟。詔令湖南憲使盧摯。以內翰籍江南諸郡在官四庫。精善書板。舟致京師。付興文署。以故宣之致堂讀史管見。亦歸興文。自是庠後學之士。廢讀是書。大德辛丑。燧持憲節使江之東。物色久之。明年得本旌德呂氏之塾。而劉安官校是邦。會其月廩師生之餘。穀充于庾。而錢羨于帑。足以傭工。俾翻刊焉。因憶曩遊江西。閩編修宏方掾此省。出管見藁數紙曰。斯公遺墨。俞秋山故物也。嘗貽其子壻黃有開。有開貽宏。宏敢以上之先生。遂受寶之。踰十年矣。併摹卷首。每笑鍾繇求蔡邕書于韋誕而不得。誕死。至發冢以取其癖如是。觀公今書。于用筆精。未必逮邕。求邕書之存今者。止于獨斷。惟箋漢氏名物。豈若公于千二百六十二年之事。千狀萬彙。叢臻其前。一揆義禮之正。褒以勸善。貶以誅惡。使地下之人。寵受華袞。恥蒙市撻。其效法春秋。扶植人極之功。何邕所敢跂及。復哀其時邕死。孔融思之以虎賁之貌。惟肖。飲必引與之同。賦薄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然非是。曩世烏乎知其竄削之勤。已精求精。已密加密。垂後之不苟哉。足使學者不煩發冢。可少槩見公書于今。移融之慨歎。夫尙有典刑者。不在虎賁。而在此也。其書已貽之同門友許約。安求爲序。旣喜是板爲興文之始。兼其得藁之由。與今所歸。以諗觀者。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于蘇門山。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篋。遇有疑忘。卽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畱語再月。閒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爲說。特抽綱目所有。繫而爲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謂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于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于旬浹。遂取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爲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卽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卽皇帝位。統斯正矣。而于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又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于卽位正始

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諡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均於無諡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昭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于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于開元嗚呼三者均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邊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于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韙者度不可以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唐詩鼓吹注序

鼓吹軍樂也大駕前後部設之役數百人具器惟鉦鼓長鳴中鳴鸞篋皆金革竹無絲惟取便於騎作大朝會則置案於宮縣間雜而奏之最聲之宏壯而震厲者也或以旌武功而殺其數取以名書則由高宗退居德壽嘗纂唐宋遺事爲幽閒鼓吹故遺山本之選唐詩近體六百餘篇亦以是名豈詠歌之其聲亦可齒是歟嘗疑遺山論詩于西崑有無人作鄭箋之恨漫不知河說心竊異之後聞高吏部談遺山誦義山錦瑟中四偶句以爲寓意于適怨清和始知謂鄭箋者殆是事也遺山代人雲南參政郝公新齋視爲

鄉先生自童子時嘗親几杖得其去取之指歸恐其遺忘以易數寒暑之勤既輯所聞與奇文隱事之雜見他書者悉附章下則公可當元門忠臣其又鄭箋之孔疏歟公將種也父兄再世數人皆長萬夫于鼓吹之陪騶稍而導繡轅者似已飫聞晚乃同文人詞士以是選爲後部寂寂而自隨無亦太希聲乎其亦宏壯而震厲者亦有時乎爲用也兵志有之不恃敵之不我攻走聞江南詩學壘有元戎壇有精騎假有詩敵挑戰而前公以元戎握機於中無有精騎孰與出禦走頗知詩或少數年使得備精騎之一曲橫槊于筆陣間必能劇壘得雋而還惜今白首不得公一振凱也公由陝西憲長以宣撫使巡行郡國淮河之南欲序故燧書此

馮氏三世遺文序

古之人道德積躬而孝弟行于家風教及于鄉而勳名流于天下後世父基而子構祖塗而孫轍存乎當時簪紳榮之垂之于今竹帛煥焉是之謂世德之家如楊震袁安四五世迭爲三公桓氏世爲帝者師與後漢祚相終始下乃唐之韋杜八葉蕭氏其間彰明較著者尙多由是以來有志樹立門戶者夫豈無其人哉然不一再傳子或不才孫復不令仁義之不修詩禮之日捐徒業下逐百工衆技之利自混於齊氓能不觸刑辟以及其宗祀者又於不才不令之中有絕俗之識者也嗚呼世德之易置而難傳如是者果天歟天未嘗禍善人有開于始而無聞于終有先于前而見羞于後者必自夫人焉必人也耶簞食豆羹爲物亦薄矣吾之與人猶必揆之于義以裁其當否况如天者將畀人以世德甯不靳吝愛嫺誘之于冥

冥相之于昭昭。俾繼繼生賢。不墜其世者。未必人力能致然也。馮氏由中議擢金天。嘗己未第。中順通議右部。以及今奉議。凡五世儒仕。鬱爲清風。素望之家者。百四十有八年。亦庶幾古之世德人哉。子休復進學。方力。諸孫蓁蓁。紅蕖碧蕙。穎發庭下。又如來者之未艾也。求今喬木故家。可甲乙者。輪指不滿四三。嗚呼。亦有非天之爲者。中順以中議卒。官同知山東轉運。時年五十有九。故甫年六十。以同知橫海節度致仕。通議以同知集慶節度。亦六十致仕。率不滿年格而止。不盡享有之。留爲裕後之謀。若良農之休其地力。而不竭其出也。然三世皆止。同知亦埋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中議之文。逸不可蒐輯。中順白雲集。通議松庵集。右部常山集。奉議皆板之行世矣。目曰馮氏三世遺文。俾燧爲序曰。夫人之言爲聲。聲原於氣。中順之氣勁。故其辭簡潔而峻清。右部之氣和。故其辭溫厚而優柔。通議之氣粹。以正其學。綜博而趨約。故其言之見于誕布。除拜吟情託物。誅姦彰善者。剗剗陳言。一以經史爲師。淡麗而不諛。奧雅而雄深。多體而不窮。視金諸作。最爲高古。信一代文章之宗也。嘗致仕居嵩山之松庵。以故人多不敢官公。第曰松庵。猶魯人於石守道曰徂徠然。奉議名帖。僉河南北憲事。

紫陽先生文集序

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間。少師獨畏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由其爲河南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按部洛西。識燧于幼稚。迨少帥棄長。尙書幕。隱居蘇門。輦致子之。以不力于學。數加困楚。先生聞而馳書止曰。某令器也。姑無爲是急。其蚤成長。自不爾。先生四子保垣。萬駒。緱山。嵩山。

皆中下殤。旣俾弟之子元楨嗣其職。世祖以王教起爲京兆宣撫司參議。年七十。其歲乙卯。卒乾州。四女長適張僥者。相失兵間。次王亨。皆前夫人劉出。且卒。執亡妻手。語夫人吳曰。他日無醮他門。必歸姚氏。後是四年。燧壻其家。得觀還山集者于夫人所。夫人襲先生遺集。寶有甚至。不以付三壻。夫人卒。亡室在蘇門。其書歸王氏。亨亦不得而有。次姨自櫝之。燧後爲秦邸文學。亡室求之百至。不可。悲而與其姊絕。尋卒。刺膠州子子監江州路位總管上者晦。求板之。亦不可。季姨適任良。及主荊門長林簿。求公書與俱。十一帙中。止校其四。時晦已卒。弟曙也。自江州來長林省其姑。四帙歸。後亨子某。壻昭文館大學士楊元父。其母亦卒。得疾喪心。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之三年。當大德癸卯。昭文子寅。由爲南臺監察御史。過華陰。于王氏敗筭故書間。得其七帙。寅囊以遺燧。思四帙在季姨所者。他日必合而一。會季姨終良喪。攜其子某親迎吾家。舟及齊安。亦卒。燧傷之曰。嗚呼。何是書之多艱哉。今年四月。曙滿秩南劍錄事。將西入秦。求七帙板之。建甯書坊。過宣。燧以寅所授授之。因慨晦始受學。先生常面命之。曙後先生卒一年而生。顧能成其兄志。而文其祖書。行今與後。亦弟弟而慈孫哉。若先生鄴國世家傳次。及平生嗜學述作之旨。與一世之士。服爲關西夫子者。有遺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故燧著是五十年間幽鬱于昔。將昭章于今者。于篇終云。

郭野齋詩集序

古之人。武以戡亂。文以守成。顧時義焉。何如遇斯爲之。今爲士者。事會之來。縮項喘鬻。不敢一出。而用其

學自班乎武人成功之間。無已太固而拘乎嘗聞郭野齋公。自其未冠而爲士子時。喜關弓馳馬。讀韜鈴書。其先公禁切之。每不爲止。交遊或近狂之。而弗善焉。迨策仕也。連三佐戎幕。用其畫軍旅。率輒效。而先公始信其他。日果繇武立勞者。會至元丁卯。大集諸道兵襄陽。張平宋本。一時材武智計之士。莫不繩聯輻湊。各試其能。長圍之下。凡六年而拔之。乘破竹銳。浮馬箠渡江。乃得專一旅之衆。踐蛇茹蟲。崎嶇楚越之徼。以蠻獫之驚岸詐。曾不敢少俸其鋒。旣懷柔者。必仁存而信撫之。使人不知有易代之懼。又握虎節。以卒于軍。今縣官故事。職乎民者。子孫或不必世。能世之者。率職乎軍。父死而子繼之。兄終而弟及之。如漢之徵侯。以故其子嗣長萬夫。而始弗善之者。自妄其言之迂狂。朵頤瞠目。若不可少望其遺塵。嗚呼。亦諸生之壯偉哉。燧遊餘杭。都漕寇公理賦兩潮。曰。余野齋相好者。子亦有雅一日焉。今嗣詹成是求序其遺集。子容讓爲。因得讀之。盡卷爲詩六百餘首。曰。嗚呼。子曰。詩可興可怨。今之詩。雖不得方三百篇。可攷以知國風與王政之大小。要亦繇于吟咏性情。有關美惡風刺而發。非徒作也。矧其善爲形容所遇。如兩夏蠻裔之山川習尚。諷之如人身履其地。史氏斷章取之。亦奚異于觀之風。其有嘑吾耳。感吾心。而出吾口者。直至而激烈。不自知其言之不可爲誅姦之屬鏤也。今也同時拔蹟襄陽。材武智計之士。功與公等。位與公夷。與或過之者。將千輩。而有一言若是幾于道者乎。則公兼衆人之能。在衆人則不敢覲公之至也。公諱昂。字彥高。始知山東統軍司事。改經歷官。再經歷襄陽統軍司。擢副沅州路安撫使。同知沅州。再副招討沿邊溪峒使。俄陞爲直改虎節長萬夫。戍撫州。遷廣東宣慰使。仍虎節將本軍以卒。嗣侯震也。

賴其遺文板之播曉一世曰吾先人非獨功如有言又如是其能子哉

樗菴集序

余讀陳杞世家。敘舜禹契稷伯夷伯翳之裔。于帝王與顯諸侯。曰有本紀言。有世家言。獨于皋陶封英。六曰無譜。嘗爲之廢卷曰。嗚呼。英六建國也。歷虞夏商周四代之間。將二千年。由無譜。雖以太史公之綜博。猶不能推采其世。竟與滕薛騶小不足齒列者。同歸于弗論。則清風素望之家。子孫能完有其譜。不隕世德者。豈不難其人焉。摺歐公取以表宰相世系于唐書也。然惟世事摺紳者。知尙乎此。其或徙業不儒。纔四三傳。于所宗親。猶不能舉名會高。况族從之遠而蕃乎。千歲之緒。一朝而微絕。其發太史之歎。而見比英六者。不知他日幾何人也。近世惟吳氏從五代晉少帝降遼。爲遼名臣。三世三相國陳秦燕。秦燕皆中令。中令而不官。少異矣。然繼繼摺紳。至提舉鄧州學校君。八世宗從。百數十人。非君死生一譜于板蕩之中。不使其遺裔待見先德之盛于今日。嗚呼。其善爲子職者。後君沒之十九年。至元庚寅。子京出其譜。而見其然。且求敍君樗菴集。因伏讀終帙。得古賦三。古詩八十四。律詩九百八十七。樂章三百二十。表書啓五十四。序引記三。碑誌事狀十三。祭誄青詞祝文九十二。榜疏十一。凡千五百七十篇。非其中闕肆該蓄。能是富多乎哉。聞君在金季也。年猶甚盛。已受海內聞臣譽士之知。書候其門。必曰內翰。蓋已與其不蹈是地。不足以盡其學能。今斯人者。復皆淪亡。願求君故人子。及識之垂髫中。若燧者耶。亦足爲斯集之悲也。竊嘗泛觀大率古人之書。不行其時。而傳諸後。故其時之人。及見其槩。有不若後人之盡其完。則斯集

之所悲。豈非適爲燧所幸歟。夫讀其書。必知其人。質者拘窘。撓者游誇。近者膚卑。毫者峻宕。剛者麤厲。而弱者氣乏。與夫徇今者陳茶。戾古者無法。葩豔者遠實。喜異者艱崎。失志者詆訕。躁淺者迫切。而挾數者。詖傾。其失非盡乎此也。惟所性中正宏厚者。故能優柔而明炳。洞暢而溫醇。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斯集有之。然不苟作。尤致意于朋舊患難死生之際。亦足爲後學篤倫理之師。瞽見如此。異時者出。將以余爲知言云。其出處詳見故河南府提舉學校李君竹齋所撰埋辭。又聞平生于遼金右族字名官勳世數子孫。及其外氏何人。皆能默疏而備言。我外舅紫陽翁嘗勸其爲書。豈將資筆近鑑耶。惜不果成也。京今嗣爲州教。侃侃自持。操置門第甚高。其姻與友。必求其類。真不隕世德者。其喜譚遼金世族。蓋習聞餘論。庶其能成書乎。

趙樊川集序

樊川宥密公長安別業也。其地得姓。則由漢舞陽侯。噲有墅乎此。豈與葉邊舞陽封國。改爲樊國者同。其時耶。唐則韋杜二家專之。皆宅北山之曲。韋西而杜東。以故中舍杜牧名其集爲樊川。公居二曲之間。余少之時。屢至焉。其地先甚荒棄。由爲公有。歲新而月盛之。泉石巖洞。池塘林木。出沒窈窕。魁奇繁薈。凡可娛心而駭目者。悉甲其鄰。人亦目公樊川。中統之初。京師諸貴。詩其圖者。惟大參楊公西庵爲絕倡云。一賦阿房萬古傳。而今還有趙樊川。謝公墩上王公住。異代風流各自賢。公平生精練世故。每自負其沈幾先識。算無遺策。國家亦以是期之。初未知其文。公沒十有八年。中子饒。摠管通議君訓。始撫遺藁百數十

首爲集而板之。嘗因最公自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中。裘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惟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邱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歷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壯齋東墻下作序。

盧威仲文集序

一元之氣。不能皆陽。故陰時出而乘之。然而制陰者。必陽也。世道不能常泰于君子。故小人迭出而否之。然制小人者。必君子也。聖人作易。于君子小人之際。必寓其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何心哉。順天道也。一人生。而君子必與之並生焉。生此者。所以制彼也。仲舒汲黯並弘湯而生。張猛周堪並恭顯而生。朱雲梅福並光禹而生。天意可知矣。是以鳳憚王章。賢憚王嘉。覽憚陳蕃。冀憚李固。操憚孔融。諸武憚仁傑。仙客祿山憚九齡。守澄憚劉蕡。異鍾憚韓愈。憚之者。人也。所以使之憚者。非天乎。吾友威仲之生。其將使世之有所憚乎。其天以傾世道之陰乎。其文吾不得而多見其大者矣。甲辰一疏。奪權臣而褫其氣。蠶績而蟹

匡范冠而蟬綏。夸者知位之不可恃。悖者知禮之不可失。其有功于名誼如此。垂紳學館之際。是非必陳。邪正必辨。闕政無能言。而言之者。必威仲也。巨憯無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射精而猿號。鑑明而塵至。威仲於是不見容於表著之底矣。湛浮田里。嘯傲江湖。此自古忠臣志士所不免。威仲身詘。而道不詘矣。予嘗熟玩其文之一二。大抵體根于氣。氣根于識。識正而氣正。氣正而體正。故勁特而偉健。明白而洞達。激烈而懇到。望而知其爲威仲之文。蓋君子之文也。抑余有聞。年有少壯老之不一。氣有明昏憊之殊。致故爲善于少壯之日。則易。而自立于衰暮之節。則難。惟學則一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又曰。是集義所生者。夫如是。謂之學。此威仲所素講者。余復誦而勉之。

高麗潘王詩序

天下之事。以古方今。不異則同。異乎古則同乎今。異乎今則同乎古。異必一居。無有若高麗氏之古今兩異者。姑卽己事而觀之。始晉惠之永興。盡宋文之元嘉。偏方立國。若成李雄代什翼犍。涼張寔呂光。南涼禿髮烏孤。西涼段業李嵩。北涼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後秦姚萇。西秦乞伏歸國。仁燕慕容皝。垂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沖。合是數國之年。取其兩端。沖少不能踰紀。沮渠不及四十年。一何促促。若是耶。庸以較夫高麗氏王。建立國于唐明宗長興壬辰。歷晉漢周金宋。以及至大庚戌。傳二十八。歷三百七十九年。垂統之遙遙。繼序之昭昭。況賴聖世億萬維年。其來猶未艾者。獨何修而臻此哉。豈負固海隅。中土之兵。不能以至。與將善于事大。不失其貢職歟。將修明治具。禮樂刑政。維持之效歟。抑箕子之澤。百世而不斬也。

吾所謂異古者此焉耳。其異于今均之曰王。異姓之于天宗有間也。然宗王雖受封大國同升虛邑何也。未嘗祖別子于廟。人民則天子使吏治之。其府雖得置監郡與府屬皆請而命諸朝。而刑人殺人動兵何敢越律。其民五家賦絲爲斤。纔一猶不聽下。令擅徵發其地皆輸之天府。歲終頒之。其綱亦密矣。遇高麗氏則不然。有宗廟蒸嘗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職也。其刑賞號令專行其國。征賦則盡是三韓之境。惟所用之不入天府。若是而曰異乎今者。然乎非歟。最二祖之所併苞何翅萬國。其苗胄有世其土而王者乎。雖牽塗人之裾以問之亦皆曰無有。萬國獨一焉。世祖又爲乃先王降以安平帝姬。追封秦國。實生今王。子屬爲甥。而妃又裕皇元子晉王公主。父子先後連姻帝室。當儲皇之敕寧內訌也。王與定策。故皇上報之。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瀋陽王。駙馬都尉。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高麗國王。後以宗王封大國者惟一字遂與同之。又原降制。惟曰瀋王進尙書右丞相。加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湛露恩光可謂無以尙者。其相與參軍。踵門謂燧曰。詞垣之臣不可不有詩也。君爲序之。翰長乃帥其屬共爲賦頌。褒揚揄拂。歸美聖德。歌功台階。其聲鏗鏘。若金鐘大鏞之夏乎。虛業焉。其文焜煌若山龍藻火之摘乎。繪絺焉。旣不遺于一善。燧序先之。則爲箕舌之枇糠。有譏其贅者矣。

遐觀臺唱和詩序

遐觀臺者。今常之無錫丞。前南陽府教。梅谿楊蔚彥亨之別業也。其扁則致仕翰林承旨王公鹿菴所作。用筆高古。神閒韻遠。真天下之奇書哉。彥亨自賦之外。詩若歌者。十有三人。余識五人。曰樂吏部梁兵部。

李庭賓王繼明張毅也。其八人未之傾蓋焉。捧玩披吟。名篇俊發。諸互鏗鏘。繳繹通暢。金石之音。未足以喻其正而麗也。摛藻煥輝。絢爛奪睎。黼黻之繡。未足以方其實而章也。二十五年。余罷直玉堂之明年。彥亨亦秩滿無錫。聚居穰侯之國。余忘爲詩。君先挑嘗焉。日夕和賡。浸淫卷軸。顧余豈敢追配大雅。然騁驥千里。驚馬程以十日。或猶及之。是以竭力蹶倒景之後。而不辭也。于是之時。彥亨求序梅谿唱和。余莞然笑之。非求序也。特詫彼十三人者之能言相婉焉耳。雖然。子見夫善弈之與拙弈乎。拙弈獲偶善弈。則其智日增。善弈之避拙弈。則懼其術之日退也。君懼退術耶。余智烏乎增。將日負博局。而惟夫子之是從也。

壽龐禮部母夫人詩序

古之人曰。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父丈夫也。我丈夫也。身以接之。何嫌。宜若不待由子而知。若夫母也。則非有親好於平日。有不得一躋堂陛。而跂其几杖。非由子以觀。其知有無從者。蓋迹其已事也。天下之人。惟善其常而變。故欣戚一發乎情。必善常其變。而變其常。而後欣戚不干。一揆以義。方龐詠之銓官海南也。去京師萬里。蒙犯炎瘴。蒸如毒厲。而至于海舶涉洋矣。蕩以春雲之濤。引以排山之風。幸其旣岸。始礪兵負甲。以鬪未服之瘵。出萬有一生之塗。滿歲不可必其來歸。亦至戚也。使母夫人如他人。去其子百里。期盡旬月。而反。煦煦以節。早夜時饑渴爲戒。繼以牽衣相泣者。則詠雖勇于功名。亦安能斷襟以去乎哉。其果爲行。由夫人之能勉以君命之不可反汗。臣職之宜于賢勞也。故曰常其變。然詠嘗御史裏行。嘗修撰翰林。今爲小宗伯。皆清列也。鄉距京師。可再日而至。其養則膳服足以華悅其口體。其遊則貴家烟里。願

賴其儀法。亦至欣也。而夫人猶不輕去先人墳墓。以安享有。寧家於涑水之濱。視榮耀若無與己然者。故曰變其常。諺曰不啼之兒。誰不能持。嗚呼。如是求之。其情與義。有遜而不得者乎。至元二十有三年。燧始識詠于燕。後是七年。相遭武昌。是年如海南。皆數夕而別。元貞始年。始同官翰林。入同事。而出同適。驢淡而閒暇。計始至是。踰一紀矣。可訪親好。以縻官于庭。無所爲而至于涑。故于躋堂陞而跂几杖。且不得而遂焉。矧齒其年乎哉。惟知生以四月一日。詠自善爲文。凡庭臣之文者。率作歌詩爲壽。燧欲序之。前年妨以史事。去年迫南歸。今閒退于郢。無掣乎中。故書所由爲序。示詠。以致三千里之賀。

王憲副母夫人九十詩後序

嘗讀詩禮之言。而知其祝壽考者。恆在于有官君子也。聖人之心。非不欲四海之民盡然。顧其勢有不可必得。而其仁止于不饑不寒。無金革以沒其齒而已矣。君子則不然。責以其治。代天工也。敎以其澤。及斯民也。縻之以好爵。酬之以重祿。王者既崇高富貴之。故人之蒙其賴者。其報惟有壽考之一言曰。庶幾乎由吾是祝。而永年可悠。長父母吾也。嗚呼。君子之于民。有父母之道者也。非生而出之者也。而民猶忠厚若是。況君子于親。託其遺體乎。則其祝壽考者。將什百千萬于斯民之于吾也。匪徒祝之。又以其祿養之。卿士有家者也。以家養。諸侯有國者也。以國養。或曰。民之無國家而壽考者。若何而爲養。曰。漢民之長吏存問。歲時致帛絮牛酒者。猶其遺意也。允中方爲河南北憲副。有官君子也。母氏夫人。年今九十。壽考者也。食四品祿。家養者也。養有祿。故能備儀物。備儀物。則可愉裕而無憂。愉裕而無憂。則壽考者益昌。延而

無期矣。允中以黃髮之子奉白髮之親，篤其孝者爲如何。然未嘗觀木之稚也，氣銳皆上聳而挺直，無求依其旁，其老也，勢竭皆下樛而婆娑，有求質于下，亦理之自然，而人亦或有不是異者也。則夫人以白髮之親撫黃髮之子，益隆其愛者又如何，是皆足爲吾身昊天不弔者之深悲矣。余識允中十年于今，未嘗言及其親，己丑秋遣其子銘持諸賢爲夫人序，詩八十者，二十人，二十五篇，詩序其九十者，二十六人，三十三篇，編爲兩軸，最之爲四十三人，五十八篇，蓋有同是一人，先後兩賦之者，或累篇者，其孫錫於其王母，不得比之他人，宜別之，嗚呼，多乎哉！大而庭臣之賢，下而髦士之良，稚髦之不必齊其年也，戚疏之不必一其好也，亦容有不得升堂以企望夫彤管之儀者焉。而洋洋誦歌若是，于以見凡允中交者，皆母之訓也。然反披而覆誦之，猶病其言有矛盾者，既稱夫人婦王婉順矣，當節度君守趙，將以城活斯民，而夫人一言制之，是越壺內而出于戎律也，顧以節度君之雄烈識度，其揆義委質，取必夫人之一言，是舉閭外而入稟牆帷也。兩戾其道，恐君夫人之賢，兩不爲是。筆斯言者，將以是而信來世，非誣人耶？且今之巧于術智者，人猶莫忖其心之何在，況蒼蒼之高天幽邈，卑人以年，而曰吾得之，必由是事而致，非誣天耶？余之斯言，雖足取慍一世，而世之人以爲知言者多矣。詩中或有贊夫人能誦浮屠書者，抑不知爲是者，將報德在今歟？其徼福未來乎？以爲在今，外宰物而歸之浮屠之鬼，迷孰大焉？以其未來乎？既享有于昭昭，又求不可必得于冥冥，覬孰甚焉？彼爲浮屠法者，必信其書，而崇其道者也。懷之西堂，德公亦僧之巨擘焉。年百十一，方年百有三時，尼有白姓同齒者，日夕誦浮屠言，德止之曰：人恃氣以生者也，今老而衰。

已不能充乎五內而暢之四末。汝猶忍耗之故楮上耶。白爲之止。彼爲浮屠法者。猶戒其徒以老無讀其書。而夫人不爲浮屠法者。顧誦之不置。允中其以是幸諫之曰。某之友姚燧者。實云然。誠由是能止誦。則夫人當氣實而神深。多蓄而少出。不伐而益完。自今保壽考益昌。延於無期者。皆由燧得之。敢以是祝。

鄭龍岡先生挽詩序

觀人之道。當概其心所存。與身所履。如何而論之。夫然後中而無失。今也名鄉賢士之物故。莫不有詩人挽悼之。髣髴其平生。或以德書。或以交言。或以遇榮。或以御恤。或以名而慕。或以年而抑。或以政而思。或以文而揚。往往各得其一事一言。而未概心所存。身所履。始終何如也。譬之繪工。始學畫人。耳目鼻口。頤顏角理。髮須各自爲處。終未嘗集而爲面。使人真見夫妍醜善惡。壽夭貴賤。爲誰某之全。燧少時聞鄭龍岡公。第知家富清玩。可與古李鄴侯王副車者。敵薰然承平故家習也。後爲國學生。始與其孫有節有文二人者友。于時公卽世已久。而二友年尤少。亦未嘗詢及先德何如。今年來關中有文以安西行省員外郎示吾友江西行省郎中高道凝所撰埋銘。而得見公大節有三。一曰廉。太宗賜銀五萬兩。辭。今上賜鈔二千緡。償責。辭。二曰讓。太宗再富以地。比諸侯王封。再辭。貴以上相。位兩中書右。又辭。三曰仁。金以蹙國。汴都尙城守。太宗怒其後服。拔將甘心。公怫逆曲折陳解。城賴不屠。所全無慮數十萬人。世之知公淺淺者。惟曰尙醫。夫善鍼艾藥石者。孰與和扁意。佗稽之書傳。所起死。惟各數人。使四子者存。盡鍼艾藥石一世之技。能起數十萬人之死于膏血橫流之下乎。嗚呼。四子之所能者。公或能不能。公之所能。不惟四

子之必不能。雖一時四海勳戚將相。結主知未固者。皆不能也。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其不信然乎。然自公之實謝。凡在庭將相。善言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詩。以誄之。集將百篇。煥乎其黼絺。鏘乎其璜珩。所以髣髴平生者。將無一善之遺餘矣。吾猶病夫各得一事一言。未概其全也。故著三大節而敍之。俾觀者未及其詳。而先領其要焉。

馮松庵挽詩序

二十有三年夏。燧以湖北副憲。奉檄趨京師。以疾留襄陽。僉河南憲馮君帖。亦以疾得告來襄陽。便醫。予雅與之姻友相好也。故得與讀遺山敬齋所撰君祖松庵之碑誌焉。以兩公之文。形容大君子之盛烈。可謂不遺餘力。曲極爲言矣。然論出處要歸之際。不過反覆用違其長。而德有銜。若哀其不遇然者。私竊惑也。且諸于時之爲遇。未若不乖于義。爲遇之善者也。自今以觀。亦嘗思金之叔世。爲何時哉。譬如病跖。脈絕息困之人。爲良醫計。惟有如秦和之于晉侯。不發藥而委去。自免誤人之名。一策焉耳。彼大君子者。顧豈不醫若。而強起自試于必亡之國乎。雖然。有義焉。使死生已爲將相。國命民心。休戚存亡。視吾一身。故死生有不恤焉耳。幸其時無是位。浮沈于常官。于時不可爲。于義無必死。膏車而歸。褰裳以行。徜徉于泉石。肆志于文酒間。此正大君子用世全名之先識高致。茲可謂大遇。尙奚不遇之云爲哉。當時之人。年位居前者。猶俯而友之。其敵也。皆跂而師之下焉者。悵望屢絢。而未見者。未必不由乎此。惜兩公略不及之也。嗚呼。燧言爲妄。後生之論。立崖而求異。斯其恆態。果有取乎。先生未必不以燧爲獲我心。一興慨于九

原也。又先婦翁紫陽之詩。髯雷短宋是門生。而元碑止載雷李王冀及渠五人。宋不與焉。然兩峯亦人豪也。遊先生之門。若不玷焉。遺山何爲獨見黜。此又惑也。先生之歿。距今四十有七年。自當其時。及身接之。歿而哀之以文者。亦遠而忘焉。況如燧者。生長去先生千有餘里。地如彼其遠也。年甫三歲。齒如此其穉也。目未嘗接其輝光。耳不及聞夫警歔。歿不知所謂哀。久不知所謂忘。亦人之情宜然也。而燧之不忘先生者。異甚。蓋先生歿以庚子歲七月十有四日。我先人之棄其孤。亦同以是歲月日。燧雖惡逆。非忘先忌者。是日收淚之餘。必思吾先人。維昔于先生及識不及識。不可知。而得與海內重名之士。蓋棺同以是歲月日。亦可少無憾于冥冥。而燧思先人。必及先生者。盡此身而後止也。

牧庵集卷四

序

序江漢先生事實

某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隄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公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卽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於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人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統。而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君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遊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于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羅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乃中夜以興。蹀膏血以禦魑魅。

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于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遊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別丁編修序

至元十九年余辭秦憲而歸東周明年復受命貳荆憲自惟才之非也行路之遼也家貧而力之薄也多疾而江南風土之未宜也實難其來然不遑偃蹇自寧者公則壓于君命勢不容己私則以爲人生文軌混同之時不及夫年未艾以覽江山人才之勝勿之則有歉然之悔斯意之不欲已者出處之大略然也自歷荆憲至今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一而水舟陸馬周歷乎復讐峽歸鼎五州十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胸中求如鼎之前編修密院官丁公及事勝國三朝嘗光顯者或無有倫焉宜其文章之宏肆年德之高邵日聞天朝累起而將官之而公辭之至今又于嚮見干進而不釋者之中所無也余以是多公公之報遇于余者宜與人異今按部已竟將還憲府辱以高文敍行再三讀之愛其辭甚華而義至嚴情甚密而禮至周而其病在夫一失之不攻衆長之是諛曰雄其文粹其學正其傳尙其世而善其政斯豈余所虞于公者公之世所不知其學其文果余

匹乎。其傳與政果不與加乎。豈均無之。姑爲是甘言相愚乎。非歟。余如何知公。而知如是爲報。余如告人以公善懷術。不余知也。公心焉如何。不然。公誠無意焉。而余過疑及此。則反取罪爲高明妄人矣。或有意督過。將肆公所責之。公心焉又如何。獨甚善于公者。已辭徵不仕。若忘世肆志。而能損己有權輿。沅陽書院聚徒而育材。師聖而祝釐。以成己而開物。詠歌太平以老。不可謂賢者不出。而無益斯世也。書院之基已移文鼎牧。俾給左契。復移文軍府。俾拔其園蔬。又爲榜懸之院門。以勸其速成。而戒其中止。余今之歸。或得請去荆憲而北。不知公由何事何時相遇中原一握手。復道今日爲舊。或蒼蒼者再牽而南。又過是州。必覩書院旣成。升堂以揖。義弁之士來而告之曰。子觀夫大役之築者乎。十人爲什。操杵負畚而力作者九人。逸者一人。袖手傍歌。俾九人者勤力而忘勞。乃董役而犒功。逸者與受直焉。今日之居。諸君知德編修負畚操杵之勞。亦思袖手傍歌者乎。以是爲學者引譬。而資公一笑。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二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余將遊秦。子能序余茲行乎。予掉鞅遊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旣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

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于今使先生之至。不嫌于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余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奇傑之士之恆態。必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尙有合于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于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余從魯齋先生遊。最故且久。于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陋而爲退矣。宜季正之取友而羞際。余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遊之久。故頗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屢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迹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余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己以化鄉。岸然不流于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羸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余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皇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于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余將須其歸而見告。

也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其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余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于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于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

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未積。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涖民。旣爲循吏。持憲旣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積而爲書。至於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爲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于其別也。敘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

送郭肅政安道序

書有道有體有勢。謂爲大耶。周官則班之六藝。謂細耶。次之禮樂。難耶。舉天下之人。孰不爲之。易耶。則曠一代能名世者。不數人。若是者。亦未可以細視。易言之也。斯其道也。其體則有篆隸草三等。本而上之。草出隸。隸出篆。則篆者書之源。或曰。隸而下有正。走則曰。唐湖刺楊漢公。跋千祿字書。以顏魯公隸書爲盡鍾繇之精能。則正者實隸也。其勢則有拘有放。篆譬則弁冕端委之人。將執事于郊廟。于其趨縮。縮其循周旋。則至圓不能加規。折旋則至方不能過矩。隸則常服燕居。不可多拘。家人視以爲嚴君。而亦不可少放。草則雄勇武夫。纓曼胡而衣短後。挺矛運鉞。進踴退躍。橫入傍出。頓挫起抑。揮霍斫拂。極其放而惟吾意之所至焉。然爲是者。雖云出乎手。而一心爲之。師心拘亦拘。心放亦放。未有心放而能篆。亦未有心拘而能草。勢必至。理必然者也。走嘗觀今爲篆者。無枚舉其誰求一蹴。而可臻古人之闔戶者。則郭肅政

安道一人焉耳。夫日爲是拘藝，則心存而不放，豈不幾于克念作聖者耶？視走之惟事乎草，心放而不知拘者，遠相萬也。安道號西塋，好學而善文，無乎是，則書不能獨振耀今之世矣。將別而糾郡于岳，序以問之。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之一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故爲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爲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二十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戶部，恩澤旣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鬻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權，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于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于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爲，爲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己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于

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子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逢掖。以爲言闊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日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于隋。而盛于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之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卽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卽官之。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礪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弈其時。矔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跂。迨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闕。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秉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手嗣輝。傾身接之。迎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于洪。豈兩公而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囿于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拱視。不可躡其級也。以故南楫安意而往。旣載。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爲。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望。人怠于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懌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

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徵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綦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于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爲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于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楨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楨云。

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禹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加卷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儔。敕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計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于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爲設色。高宗于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于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白其衣。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爲之賜號刻扁。肅宗于泌有

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閒然。嘗攷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爲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麯。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願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于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專爲山人。世則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

馮雪崖二孫名字序

余以漢刻瑞碑。筆意深古。嘗模麒麟字。促而小之。刻諸瑜玉。佩爲私章。故人馮憲副雪崖見而求之曰。將賜吾孫以爲名也。故長曰麒。次曰麟。後十年。主長林簿者。謂余兒麒麟輩元服矣。盍字之。因思漢孝明圖功。臣于南宮雲臺。實本孝宣之麒麟閣。而征西大將軍陽夏侯與居其閒。當諸將論功。侯獨避而休于大樹之陰。世多其不伐。目爲大樹將軍。而麒麟遺苗。宜字曰漢功。周穆馳八駿。以升崑崙之墟。後好事者。圖其鸞翔若麟鳳。柳子厚誕之。余觀天閑馬其名而麟其形者。奚少。況瑞刻所圖。延首而長鳴。振尾而高驤。孔阜以頤如馬而角。則駿之去麟。有不大相遠者。麟字曰周駿。如是命之。以必難犯。則新而不奇也。以求義。

意則係而不離也。且各卽其人性情之近似。漢功循循斂密。王母嘗稱其克孝如父。夫能嗣守家法於今。不能遠而言念追鼻祖之踵于古乎。其出而仕。見諸事功。可期以不伐者。周駿翹翹發達。類彊有力者。則夫道遠千里。可一日而致焉者。亦或可幸冀焉。大德庚子閏月中休日序。

序牡丹

余于牡丹始于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經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參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千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尺大。復有緋花。株單。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大。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爲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卽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二十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

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恆有者矧賞酬有數耶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爲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翦數蓇不可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爲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翦一二蓇持歸不名爲飲其盡醉相歡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廿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希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余口未拒而心勿是以以爲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秋又固求記之余始思昔者之坐斯亭也孰逆知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固在其玉板白及千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耶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旣然況來者之不可必耶細者且然況大此之倍蓰千百者耶則吾平生所嘗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余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其能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閒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無誰與爲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者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不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牧庵集卷五

記

武陵縣重修虞帝廟記

昔司馬遷由病孔子所傳宰予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傳。故于唐虞夏紀曰。帝嚳之子帝摯立。而弗善崩。帝放勳立。舜名重華。禹名文命。既弗深攷二典三謨之書。曰放勳曰重華。協于帝。曰文命敷于四海。曰允迪厥德。皆虞史贊堯舜禹皋陶三聖一賢之辭。且以天下相傳事孰大是。堯不曰重華。曰汝舜。舜不曰文命。曰汝禹。則舜禹之爲名章矣。後千有餘年。孔子稱德三聖。止曰堯舜禹。又況紀自戾其言乎。前乎堯者。帝嚳。帝摯。後乎禹者。帝啟。帝仲康。中獨堯舜爲非名。豈坐信五帝德帝系文耶。二篇見大戴記。孔安國家語無帝系。其五帝德雖小異。文亦止曰堯舜禹。故後儒辨之。以文命爲禹名。則敷四海爲何事。而皋陶不名允迪。鏡是則紀所名之非名又章矣。或曰。孟子放勳殂落。屈原陳詞重華者。皆非歟。曰。不若是也。今之君子。于大賢之不可字者。猶以鄉邑齋居命之。況三聖乎。其遠而不斥。擇贊辭而號之。亦厚德之至也。如必其信百世而不惑。舍孔子焉。折衷奚以。惟帝舜崩葬與二妃事。他經于書鑿柄者多。虞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崩未知地也。至孟子始曰。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甚邇蒲坡。以避堯子南河之南例之。帝固未嘗遠所都也。然虞書實百一十年。孔安國以爲百一十二年。自今積之。詢考

底績三載。陟帝位二十八載。喪堯三載。在位三十三載。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所謂三載。皆再期耳。由置底績在徵庸在位之間。故多書二年。猶未大遠。紀以爲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總之。纔百年。鄭元則徵庸二十爲句。攝位至崩。共五十年。總之。亦百年。與紀皆不足十年。如紀則舉之十九年。無所事。攝位九年。喪堯三年。爲天子四十年。元則登庸二十無所事。攝位喪堯三十年。爲天子二十年。宜唐孔穎達皆排而謬之。又大戴止言葬蒼梧之野。家語則以爲陟方岳。死蒼梧之野。而葬。故紀遂曰南巡狩。不知薦禹十七年之中。當三巡狩。帝皆親之耶。獨崩年往也。如皆親之。禹何爲哉。崩年往也。于時百一十年矣。必將以歲二月柴岱宗。岱宗之去南岳。何啻踰五千里。吉行五十車。埃風而舟濤瀨者。不曠一日。百日而始至焉。是獨勤身于數千里。不勤心于萬幾。倦于九十三。而不倦于百一十年也。檀弓亦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元以爲帝嚳帝堯皆四妃。舜無正妃。故止三妃。以天子之女。不爲正妃。則正妃將待何人爲哉。屈原九歌謂娥皇湘君。女英湘夫人。君與夫人。固有別矣。君非正妃矣。穎達乃傍牽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以實之。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癸比。山海經作登比。皆不知爲何說也。秦皇南浮江。至湘山祠而風。問博士湘山何神。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大怒。發刑徒三千人。赭其山。而謐云葬衡山。雖不同地。可徵于帝葬而未之從。王逸不詳。未之從爲不祔合。而曰帝征有苗。二女從之不及。道死沅湘之中。又曰墜于湘水之渚。固已自二其說。且有苗已來格分北。而竄之三危矣。豈侮帝老復逆命。

耶其煩六師投帝以艱。禹何爲哉。又二女者在釐降時。或上下少帝十歲。方幼艾也。至是崩。年皆嫗然而
聯矣。中原無急變。帝何爲不及將二妃。二妃何爲不及從。必追之而取道死水乎。由遷則祀。由逸則戎。輦
翟籛之。非盛舉也。觀後世匹帝者。雖甚幼艾。率土之臣。莫敢不母。未聞旣母。率土之臣。八十餘年。而後世
猶女之。又帝系曰。舜娶堯子。謂之女。區氏。然堯伊耆姓。陶唐氏子。而不係其父。而別氏焉。皆不可以理究
者也。二妃之祠。湘中原。世云然。亦尙矣哉。惟沅洞莫知所始。嘗火于宋。民雷立倡。郡人復宇之。宋德夫爲
郡。病其專祠二妃。而遣帝始大其宮。而合食焉。皇元大德之元。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僕庭詠。
按部常德。夏六月一夕。洪水驟至。平地尋丈。幾冒城郭。乃率曹牧諸君。日夜行水。戒民具畚。築登陣以捍
之。發義倉積下其估。以廩餓人不足。則勸富民出穀以繼。水去。今左丞相方平章湖廣省。侯請曰。常德爲
郡。岸沅之東。古人虞水。蠶城。當其衝波。西南爲二石埭。延袤里所。尾入江中。順導其勢。以遏東潰。罹此暴
漲。盡根株去。大浸稽天。四縣槩及其實。土爲防者。宜盪而無有遺餘也。可乘農休。急務修復。以倉粟傭役
人。則民必舒困于今。而功亦賴垂于後也。丞相是之。民利得食。爭日赴程。工不踰時。衆作斷手。乃謁帝祠。
而告成功。見其棧棟庭墀。傾落蕪穢。詰牧守曰。明詔有曰。聖帝明王。其令有司歲時致祭。今乃若此。甚非
陛下欽崇禋祀之旨。宜帝不顧享。而降此大沴也。其議完之。五通爲鬼。經禮無文。祠顧宏麗。妍縟其撤。而
資其材。爲門五楹。殿三楹。行宇五楹。寢三楹。兩序八楹。爲老子法者李道昌。主諸鐙鑰。旦望祝釐。別爲宮
以居其徒。三清殿三楹。兩序六楹。歲德眞官殿皆一楹。民之聳觀。十其舊矣。後三年。其郡官民多侯奉詔。

之恪恤民之勤而禮神之虔也。求記所由。嗚呼。惟帝之名。載諸六籍。而不泯泯。日月在天。未加其明。岱華在地。未儕其高。與穹壤相終窮者。世則知之。前帝諸皇。功斯人者。太昊帝。春炎帝。夏黃帝。帝土。少昊帝。秋顓頊。帝冬。既分五辰而司之。與穹壤相終窮者。世亦知之。以帝之功。何斯皇之弗若。而況乎過□。其爲明神。左右上帝。幹元化以順行四時。或乘雲御風。省方下土。福喜羣惡于斯宮。與穹壤相終窮者。理所固然也。烏乎知哉。故燧惟列夙疑而未瑩者。首之。未敢少及法程。萬世人倫之至者。之德之如何也。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卽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間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旣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間對。與夫經事何君。又攷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旣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于以修敎。緣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耶。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藏固已戾于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爲宰子。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齊晏平仲。于魯孟公綽。孔子于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

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尙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心之固有。而視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于孔子。況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于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旣嚴事乎己。苟于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于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尙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于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敍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徊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正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己之切致哉。故燧有功于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況又甚惑未盡祛于今者也。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諡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諡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

元宗諡爵文宣王。宋真宗加元聖。後易爲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諡。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敍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于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于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于師。孫于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于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蒧鯉于庭。其失至于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于天下。而倒施錯置于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于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足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孰必

其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遘于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于廟西神庖于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壁淪汴注之擬魯頡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鴛屋困于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于成某斷手于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闍闍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于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于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湖南湖北道所糾郡二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

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于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者。故鄂屯實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贏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樞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遊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閒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聚着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爲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于崇山。實今澧之屬縣。茲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于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

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禮則亞于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禮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禮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禮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黽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于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崇陽學記

世祖御極之十有七年。當至元十有三年。宋平凡江之南。財之儲府庫。賦之產山澤者。悉輸京師。獨遺貢莊學田。仍畀之學。俾資教育。後尙書用非人。大網羅天下之利。奪歸之官。在庭之士子。媒進取而不得者。乃希其意。求分道鈎覈。素所出入于職學之官。責償其負。而促爲期。有關木而嬰笞者。士窮不堪。至圖其慘以上之。帝聞不善也。其人罪誅。希意者亦竄廢。詔還所奪。至仁也。皇上嗣聖。申詔若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還正貢莊學田。以爲釋奠完廟。養老師生之廩之須。至明也。爲良有司。昭覩兩聖崇植斯文之盛。在在莫不作新廟學。求稱宣化。將仕郎主鄂之崇仁簿夏承祖。書來諗曰。是縣學官二十五年。陳彧爲尹。

一既完之。于今七年。可曰未久。迨承祖始治事而入謁也。上棟旁楹。穿漏傾撓。已窘風雨。承祖傷之。乃割己俸爲邑士先。萃其附而應者。俾龔應旂葛公亮敦匠再完之。積役傭二萬六千錢。米不計也。願鑲之石。爲佐財著勞者勸曰。夫究心此者。狙國人習。雅不識書。忽不知爲也。囿文法吏。急赴事功。迂不知爲也。非知學孔子如承祖者爲之。責將誰在哉。雖然。簿在一邑。惟筆朱墨鉤。校出入其職。其上有監丞焉。壓抑者非一人也。比其道行乎百里。言信乎羣士。越而出爲。爲之而成功。不制于同官。其疆有力歟。戛戛其難。有倍乎昔尹之爲者。嗚呼。賢者也。然以張山翁所記。參伍今書而惑焉。始爲陳尹敦匠者。應旂公亮也。今而夏簿敦匠者。亦應旂公亮也。以兩君善于作室歟。亦烏有苟于爲心而不固。俾旋踵有今之墜。不善作室歟。于何舉所旣敗者。復使爲之。而不固于後。豈邑士爲才。無兩君比歟。將懲其不固。于今奮然思改。自必異前。可不墜于後歟。皆未足爲信也。要也。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夫人極其思而創之。劬其躬而樂之。美矣完矣。舉以畀之。職學之官而守之。且屋以待風雨者也。而風雨亦所以賊屋者也。諒非一日可遽墜也。亦必有其漸焉。雨罅而入。微而視之。曰未害也。今日而不加覆焉。風有隙而乘。徐而安之。曰未害也。明日而不加塞焉。月弛慢而歲因。仍以及于墜。乃咎夫敦匠者。始苟于其事之致也。嗚呼。果苟于其事歟。當佐陳尹之時。勸其自捐。凡爲楮緡二千一百。可獨當學廩邑士之半。曷若靳是而不捐。不知于今峽教龔必勝。漢陽尉葉桂發。德安尉黃朝英。壽昌山長徐逢午。教諭趙泰來。徐應奇。葉常春。與煥彭黃裳。熊萃。老十子者之中。其捐有名寡也。予誠嘉其始終忠是學也。非有故而私夫人曰。非作者之罪也。

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嗚呼！守者之不獲其力，特不職爾。其小者也。甚者爲罪，其間蓋江南學田。宋故有籍，守者利之，私擅其家，或投水火，以滅其迹，使他日無所稽。曰：城下之日，學吏持而失之也。或曰：其人死，不知何歸也。以幸災，誤久而爲己產。一聞有司將加覈正，反肆爲謗語，訐揚其短，恐之使不得竟。又有身爲教官，自詭佃民一莊之田，連瓦阡陌，名歲入租，學得其一，己取其九。又有以己礪硯，易所上腴，曰：故簿惟是。至與學吏爲訟，詆譁，罵租入庾矣。猶培諸生之堂，餽留耆儒之廩俸，而虛爲之名，以徵逐府縣，而歸餘其室。提學之司，又繁爲文，魚鱗而取之。惟與求薦教職，入賄爲市，罪而去者，相踵也。嗚呼！守以是曹，譬如以狼牧羊，不盡不止也。或曰：人之言曰：髮有疾，幘則冒之。手有疾，袂則蔽之。子而記學，不諄諄乎教養之道，而惟歷發職學之隱，非長者也。曰：上之膏澤斯士也，如何而不善其職者，屯之事，有急此乎？且始疾者，猶先其標，何也？苛痛呻苦之所在也。教養之道，如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經術，而廷策之。魏晉尙文辭，猶不遺乎經術。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雖置科明經，而止乎記誦。又有投牒自售之賤，貢舉之法熄。楊綰、李德裕極言其非，宋神宗始罷之。治五經語孟，哲宗復賦詩，遼金不革者，有我世父太子太師公故竇。太子太傅公故楊昭文君，議貢舉之法，在皆朝廷制度考文之事，非州縣所得擅擇。歷古所宜于今而爲者，惟得是說而爲鍼石。庶已罪而未敢者聞之，懼其掩剽于冥冥，而廷臣亦有灼見其然者，知所悛也。是亦救失之一道也。

